

安太太

社會學家提出了「安慰劑效應」的現象，意旨病患雖未得到適當的治療，卻能夠透過自我催眠，說服自己將改善病情而逐漸痊癒。安先生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儘管已經臥床數年，且醫生每回看診都神色凝重，留在病床旁的安太太也總緊繃著臉，安先生仍然笑臉盈盈。正面情緒使他無數次起死回生，稍微回復後便充滿朝氣地瀟灑揮手，好似只是得了個小感冒，請大家不用擔心。反正，所謂的大家已經從活躍的社交圈減縮為安太太一人了。

安先生並不是什麼名望貴族，但是名聲遠播響亮，與生俱來的樂天性格讓人印象深刻。天生的好個性吸引各種升遷機會接踵而至，從教授助理、立委左右手，直至三年前當選都會區議員，成為市民擁戴家喻戶曉的政壇新星。

相反地，和一表人才的俊俏丈夫大相逕庭，安太太的臉頰削瘦，蒼白的皮膚好似隨便包裹著中空骨架，薄薄的一層讓人看得心驚。與安先生湛藍深遂的雙眼相差甚遠，她的眼睛細長而深黑，像深海中的魚種畏懼任何一絲光線。在步入禮堂之前，安先生總戲稱著安太太是他「成功男人背後的偉大女人」，儘管安太太不怎麼認同自己是什麼偉大女人，但當她望進他眼裡時，看見自己的小黑魚眼在深藍無底的大海裡到處游竄，便不再反駁。她端詳丈夫眼裡的自己，油生一股終於找到了棲身之地的雀躍，卻也像跌進了汪洋般手足無措。

他們在一場大學聯合舉辦的辯論比賽中認識彼此。辯論題目是老掉牙的人性本善或本惡。安先生當時意氣風發，身為學生會長也不忘參與課外活動，全校風雲人物非他莫屬。想當然耳，總是掛著迷人笑容的安先生代表著孟子的門徒模範，從容不迫地細細數來人類善行，反方也不容小覷一一列舉世界各處的作奸犯科。賽事膠著，眼見理性辯論變成比速度的舉例遊戲，輪到正方發言時，安先生放下先前準備的筆記，挺直腰桿轉身環顧群眾，現場瞬間沉寂。

「如果惡是人的本性，那全世界第一個善良的人從何而來呢？」

以沒有答案的雞生蛋問題當作最後險招，雖然威力不大，但使對方啞口無言便足以讓評審佩服。其實辯論比的哪是邏輯思考，各自的立場也能夠任意變換，實際上，控場能力和臨機應變才是要素，如果觀眾反應可以隨你要求，評審的態度也能被輕易影響。

然而，若無法掌控情勢，就將被情勢掌控。反方隊伍已兵荒馬亂，視觀眾

的安靜等待為窒息枷鎖，在講台中央各個臉色發白地瑟瑟顫抖。當時的安太太好似沒能判讀己方的慘敗惡兆，如大夢初醒一般，困惑眨眼看向隊友不發一語，最後悠悠地站起身。

「從自私而來。」年輕的安太太直視著觀眾席，卻因為燈光太亮而什麼都看不見。「因為她希望自己的良善可以讓社會以善良相待。因為社會希望自己被良善對待而期待彼此善良。」她望進一片黑暗，瞳孔無法對焦。「朋友的以誠相待、戀人的廝守依賴、父母的犧牲關愛，」她依序緩緩舉起三根手指，「簡單說，世上最良善的代表，也就是愛，全以快樂、優越感、愧疚等主觀感覺為判斷基準。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。」

安先生從未仔細瞧過眼前的安太太，事實上，她並不是求偶市場的主流類型，皮膚慘白、眼鏡厚重、駝背稍微。然而，安先生也從未如此驚訝，不只是舌燦蓮花如他第一次無法回話，從小到大一切得到的一切都如此理所當然，他未曾想過安太太的論點，社會如同冒著蒸氣的工廠，不停運轉的基本燃料就是自私，是所有人都視如敝屣的自私。他轉頭望向安太太，辯論賽的結果早已入九霄，運轉這女孩的腦袋的原動力是什麼呢？安太太是理所當然之外無法預測的不可控因素。

在這之後，安太太經常在圖書館撞見安先生，剛好坐在對面的次數多到不打招呼會顯得自己不禮貌了。安先生從書裡探出頭，眯眼偷看安太太捧在手裡的書名：《存在與虛無》、《異鄉人》、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》，瞧著她皺眉有時眨眼泛淚。安太太其實也了解他的用意，雖然並不對受人歡迎的安先生有多大興趣，但仍享受周遭友人的妒羨。漫漫細雨中兩人並肩同行，一把傘承接著無數雨水落至地面，將兩人與世界隔絕，如無人島般安寧而平靜。安太太的肩膀不時輕觸安先生的胸膛，溫暖的氣息蔓延至她的裸脖，直至收藏於深處的心房。

可惜的是，安太太也不清楚自己腦袋的組成結構。「存在先於本質」，儘管讀了存在主義，仍不曉得身而為人存在的意義。相較之下，笛卡爾「我思故我在」的懷疑論將人存在的定義提升到另一層次，如果沒有持續的思考，所有事物都會幻化為虛無，幸好在人類背後有創世主源源不絕的思緒，將世界緊緊串連以維持運作。而沒有信仰的安太太在疲憊困頓停止思考時，缺少神的世間與自己即將分崩離析。因此，她只好把安先生視為存在的動機，她把安先生當作

另一尊神。

畢業後順理成章的結婚典禮，安太太還來不及仔細思考，眨眼間搖身一變成為安先生的枕邊人。如果說愛一個人到頭來是為了自己，她想，自願付出也沒什麼好抱怨的。安太太開始著手協助安先生的政治職涯，應該說，包辦工作以外的所有瑣事，讓丈夫在前線無後顧之憂。

原來，安慰劑效應也在安太太身上奏效了。

安先生初出茅廬卻叱吒政壇。相較於不苟言笑神色嚴肅的中年男子，有著髮際線像士兵投降步步後退，高舉雙手妥協交出黑色素，選民們對於體格健壯相貌堂堂的年輕候選人更感興趣。安太太也沒閒著，在丈夫與團隊激盪選舉策略時，她跪在水桶邊沉默擦地，如禱告少女般虔誠地浸溼抹布。在丈夫回應絡繹不絕的祝賀電話時，她的鍋鏟翻炒著乾癟青菜，吸著廚房油煙準備融化於滾滾熱氣。在丈夫前往交際活動而外宿不歸時，她獨守空閨，如救難繩索般緊抓著泛黃書頁。忙碌之餘，她經常獨自躺在偌大房間中央的潔白床單，瞪視著刷上白漆的天花板，環繞於純白帳幕裡，白皙的肌膚紋理若隱若現。

人確實有自由意志嗎，儘管所有選擇都是出自於自己的意願，安太太如今卻感到異常不真實，像是漂浮於虛無飄渺毫無重力的高空中，實際卻可能是即將崩塌的沼澤泥濘。若是出於自己的選擇，安太太怎麼會如此脫離現實，怎麼會一心想離開低沉咆哮，離開充滿丈夫身影的陰暗空殼。

同樣是愛，為什麼讓安先生臉色潤紅，卻使安太太面如槁木。夜半時分，安太太一語不吭地坐在餐桌前，軟弱的兩手小心翼翼地端著茶杯，儘管的確吞下肚了，茶水卻完全穿透她的身體，直線墜落於深不見底的黑洞，灌溉著滿室過於喧囂的沉默。

望向窗戶在黑夜裡投射的倒影，看見自己的蓬亂的長髮，她才發覺時間流逝。原本細長的黑眼因為光線折射而扭曲，此時直勾勾地射向安太太。盯著一動也不動只持續對視的自己，她難以想像眼前的人是讓全世界因自私而轉動的重要人物，是她每天訴說傾聽陪伴的安太太自己。事實上，今晚的她只不過是毫無生命的腐爛魚屍，在載浮載沉的冷漆海水裡逐漸泡爛。

而安先生從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，看見凌晨時身旁凹陷的被窩已經司空見慣。傾身向前擁抱時她會撇開頭，肩膀前縮。開口說話時她總是一副被嚇到的

樣子，驚恐地顫抖一下。漸漸地，工作上故作忙碌也無法隱藏精神萎靡，從交際酒會離開後，他不再心切返家，而寧願在寂靜夜路旁慢悠悠地晃蕩徘徊，偶爾在水溝旁吐露心聲般嘔吐穢物。因為豪華大廈的安靜無聲震耳欲聾，妻子了無生氣的舉止令人喘不過氣，每次夜半踏進家門，都像個闖人民宅的業餘竊盜，提心吊膽地在自己屋裡偷取氣若游絲的溫暖。

儘管深怕驚擾安太太，那一次在睡夢中咳出一手掌的血仍攫取了她所有的注意，染上血漬的床單在黑暗中像極了逐漸擴大的無淵黑洞。一開始是酒精性肝炎，隨著醫生冷淡平板的解說，提及了肝硬化、肝癌這些不可逆的醫學術語，好似算命師不在意你是否相信那樣預言未來，像說起明天會下雨那般不帶感情。

他躺在先前安太太盤據的偌大雙人床，無法動彈地盯著白晃晃的天花板，映照出人生片段的投射畫面，頭暈目眩。堆滿臉的笑意和不絕於耳的掌聲，他將自己醃漬在大量糖分裡，逐漸脫水並一心一意地邁向死亡。然而這些回憶與幻想不僅是陡峭懸崖的救難繩索，也是他每一次躲過死神的隱形斗篷。儘管嚮往著另一端世界，在醫生告知「好消息」時，他未曾表現懊惱或詛咒自己的幸運。他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失望。

現實生活中的安太太在家中收入斷源後，擔起工作養家和照顧丈夫的責任。履歷表空蕩蕩地彰顯著她的別無選擇，讓給安先生床鋪後，她只能躲藏於市立圖書館獨自消化濃稠的憂鬱。像拿著槍口抵著太陽穴，安太太抓著筆抵著工作經驗的欄位，絕望抬頭卻瞥見沙漠中的綠洲。圖書館櫃台低調張貼著的尋人啟事公告，讓她許久未有波瀾的腦海掠過一圈漣漪。已經許久沒跟外人說過話，安太太口乾舌燥地向圖書館員詢問職缺，顫抖的聲音流洩出惶恐不安和殷切渴望。

或許是缺少人手的壓力，也可能是安太太沒有表情的蒼白臉龐發散著文人獨特的氣息，管理員抱著手臂，點頭接受了她的應徵。一個禮拜後圖書館多了安太太的身影，在書架與走道間推著裝滿書籍的推車，不時停下腳步填滿書本和書本間的空隙。哲學類是整個圖書館最冷清的地方，就連冷氣的溫度也調得特別低，每次安太太經過這一區的角落，總不禁加快腳步通過。

安先生的病況急轉直下，安太太每天早上起床看見他挺著腫脹的腹部，濃

密的眉毛皺成一團，曾經大聲疾呼改革的厚唇如今泛白剝落，氣虛聲弱地呻吟著疼痛。翻開棉被，水腫下肢和黃疸密布的大片皮膚四處散布紅腫抓痕，安太太皺眉屏氣，從沒習慣丈夫從電視台上撤退的潰不成軍。她多希望能夠自己獨房，不用再看到安先生的頹喪和脆弱，不用忍住渴望迅速逃離的衝動和噁心。

想到這裡，安太太停下鍵盤上飛舞的手指，望向前方出神一晌。有一道模糊的身影逐漸向自己接近，頂著極短髮的女大學生走向櫃台，舉起手來截斷安太太投射的眼光。

「不好意思，請問這裡有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嗎？」

安太太抬起眼，對於被打斷思緒既不惱怒也不訝異。輸入書名後查詢編號，她告知女大學生《變形記》在五樓的外文圖書區，眼神飄移不敢直視她太久。那位女大學生的眼睛深邃又透明，可以輕易看出她的情緒，也能在視網膜上看見自己的倒影。她轉身離去後，安太太仔細打量她橘紅色的運動外套，流蘇耳飾垂晃在肩膀上，細瘦的手腕有幾道青斑若隱若現。

若有所思地任思想漫遊，安太太把目光從手腕移轉至螢幕上。她第一次讀《變形記》也是在大學時期，伴著安先生的好奇眼光啃蝕著文字。記得書中主角葛雷高一醒來便發現自己成為大蟲，不僅不保推銷員的工作職位，無法自理的生活也得倚賴著一看見自己就作嘔的家人。有趣的是，本為家庭經濟支柱的葛雷高無法工作以後，他的家人像冬眠後甦醒的土撥鼠，咬嚙著怨恨為營養般茁壯，開始出門工作。與外界接觸讓葛雷高的家人重新找回自身價值，原來孤獨太久是會失去自己的。安太太起初十分不齒家人忘恩負義，奪取葛雷高的存在價值並視之理所當然。

然而，她現在才猛然發現，自己不也一樣嗎。

夜裡，安先生輾轉難眠，翻過身來看見安太太直勾勾地望進他眼裡，熱切地不像真的。伸向床被裡壓在他身體下的手，有股暖流從她的指尖竄入安先生的後腦杓。接著，她的手把他的帶向胸口，儘管不再如當時年輕，她的乳房仍舊柔軟彈性，好似歲月仍停留在大學時期，校園剛除過草的清香還環繞在鼻間。安先生想著夜晚的雨水在傘上滑落，那般輕巧地在安太太挺起的兩蕊花瓣上劃圓游移，他想著與她並肩走過教學大樓，握著傘柄的手如今如花萼般托在她兩腿之間。相連的兩人體溫逐漸升高，安太太一直以來沒有情緒的眼神突然

注入了靈魂，呼吸加快而嬌喘，她緊抓著安先生皺褶的衣領，到達高潮之際跌落進他的蔚藍雙眼。安先生溫柔地承接住她的踉蹌，閉上眼，再睜開眼。

四周一片寂靜，像是所有生命都死去般冷冰冰。安太太背對著他焦躁不安地扭動著，和在懷裡向他貼近的動作截然不同。安先生眨了眨眼，發現祝福對方一個好夢其實是一種詛咒。溼溼熱熱的下體黏著衣料，他艱困地挪動著身軀下床，卻沮喪地無法動彈。安太太開了燈，狐疑地瞅著他。

「我得洗個內褲。」

安太太盡力維持一貫地冷漠，但那一秒鐘忍藏不住訝異的表情。她看著安先生內疚地低下頭，不敢看向自己。她都忘了佝僂曲背的軀體也有發洩性慾的需求。她幫安先生解開褲檔，脫下內褲，便直接走向洗衣間。

「你夢見誰了？」

安太太的聲音從遙遠的走廊彼端傳來，飄渺地像參加辯論比賽那時滿不在乎。她刷洗著沾著精液的藍色內褲，褪色的顏料隨著水流沖洗汨汨流去。

「我夢見妳。」

她將內褲晾在吊衣桿上，孤零零的身影等待著身上的水氣蒸發。走回暗廊，突然發現與安先生的距離長地出奇，她默不吭聲的躺上床，徒留安先生悄悄拭去臉上的水珠。

隔天早上，安太太在安先生起床之前就離開了。儘管愧疚，她仍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份情感、面對安先生。在圖書館漫無目的地推著推車，她重新審視辯論比賽急中生智的「自私說」是否成立。為什麼和對方無話可說，卻不曾想過離去呢？為什麼就算迴避對待，卻還是渴望自己的溫暖呢？這樣的愛對自己有什麼好處，值得一再傷害自尊和自我價值呢？

她慢悠悠地在書架間徘徊，書本有條理地接連著數字排序，冷氣將室內控制在一定的溫度，隔離外界的燠熱難耐。圖書館裡靜謐無聲，好似什麼事都沒發生，好似全世界只剩自己那樣獨然一身。安太太在無人的走廊底端蹲坐在地，倚靠著推車面對角落，閉上眼看見自己浸身在滾滾熱氣中翻炒菜葉，鍋鏟底下和著汗水的是安先生黃腫的生殖器。

下班回到家，漆黑的寂靜包裹著安太太全身，細心醞釀著什麼。安太太在房間之間沉默地探視，暗想著這就是他每晚回家的情景嗎。步向雙人臥房，走廊安靜地令人毛骨悚然，她愈來愈覺得陌生，好似這個房子只是一間描摹精細

的模型屋，不是生活近十年的熟悉牢籠。在走廊躑躅，她望向關了房門的房間，總覺得不對勁。到底是哪裡變了呢。

伸手觸及門把，安先生瘦骨嶙峋的身軀直挺挺地映入眼簾，突兀水腫的四肢在月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。從天花板上垂落的繩子緊繃地拉直他的舌頭，亮晃晃地令人心驚。他的影子在床上猶如血漬，順著懸空的腳趾一滴一滴積聚而成。裝著晚餐的塑膠袋從手中滑落，便當裡的飯菜流瀉出倒胃的油膩氣味。

安太太回到圖書館，坐在閱覽區就著日光愜意地翻閱紙頁。為了處理後事，圖書管理員准了她一個禮拜的喪假，她無處可去，卻已十分習慣地融入前來圖書館的市民。她從沒發現圖書館這麼寬廣，在特定時間點從不同座位望向窗外，都能看見整條街道在陽光底下熠熠生輝。

「不好意思，」她記得這位女大學生，儘管她的頭髮已經及肩，遮住了垂吊耳飾隱約在髮絲肩閃爍。這次她穿了一襲石榴紅長版毛衣，過長的袖子遮住了她的手腕。

「我今天休假。」

「啊，抱歉。我想您掉了這個。」女大學生舉起握在手裡的金屬環。安太太仔細一瞧，是她忘在廁所洗手台的結婚戒指，頓時臉上一陣熱。拋下過往太簡單了，無論是受傷還是傷害，都萃取成為安慰劑的疫苗原料了。

「我丈夫得了肝癌。」

「我很遺憾。」安太太面無表情的平板語調，讓女大學生不自覺退了幾步。

「他自殺了。」

女大學生突然瞪大眼，快步向前，拉開安太太面前的椅子迅速坐下。她兩手交握抵著下巴，毛衣露出手腕上幾近痊癒的傷疤，透明溜溜的眼睛凝視著安太太。

「您願意多說一點嗎，怎麼稱呼？」

安太太把手中的書本闔上，破舊封面上以傳統字體印刷著三個大字：「第二性」。她迎向對面熾熱的眼神，在深邃的盡頭，看見自己小黑魚般的瞳孔回望自己。

「我姓陳。」

